

景明刻本
紀錄彙編

三五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八

續吳先賢讚卷之四

劉鳳

吳寬

吳寬字原博長洲人未弱冠從博士游雖名一經喜博涉兼通之日覽記諸家書數千言時著文雄鬱獨高之屢試誦通輒不在異等久之乃升國學時張弼下華皆負氣一見不覺折下徐有貞重其器量曰必當起佐王爲貞臣顧以數上不就欲謝罷使者陳賢敦勸乃往遂舉進士第一授脩撰侍 孝皇帝東宮

其所往益日新輔翼 聖德實有賴以脩 憲宗書

成進學士至少宰掌綸誥仍侍 武皇帝幼學以會

典成進位宗伯既再居審喻德行之任以禮樂交脩

內外弼成 元良當世榮之遇講學少間疏 上曰

東朝於學自風雨之不時寒暑休暇歲不過一二月

日又不過數刻況又有間之者古八歲始就外傳欲

其近師保朝夕習業衆庶且然而况奉神靈之統者

乎借令誦習於內何若御講席延見儒臣訪咨弘益

也 太皇太后方議升祔禮未有定爲引闕宮詩姜

嫛祭於別廟春秋考仲子之宮明惠公不得私其母

未嘗祔也宋雖有竝祔者作而不經豈足法哉從之
又議元吳澄祀於學云禮所謂命有司行事祭先師
先聖者以有功於經者稱師焉故別言先聖謂不責
其全也若楊雄馬融皆於經有功得祀焉則澄何可
廢也寬之學無不考而能折衷以意於經制損益辨
而加之敏性恬於榮進人或謂之淹而每拜命深執
謙讓自其心非矯爲名衆望寬爲政久而竟未及用
雖在表署暇治園日游焉賓客過命之賦詠益厭厭
洽也年甫及數引疾乞罷 上不許亡何卒重爲憫
傷所以飭終禮有加等寬爲德也崇天下重其人至

今思之然莫錄其行起居狀略嘗詢故老言其於平生交真能死生之賀恩與同鄉賦止所寓卒遂喪之何耕者嘗與游弟坐逋稅耕罷樂會令歸使者牟俸方為虐即捕箠楚之寬傾橐裝且貸請為之償下士不問賢不肖及幼少皆為折節若沈周輩與伸布衣交士因寬得名者眾人以志銘請未嘗却故因獲附以傳所著書皆行於時

贊曰吳公當熙洽時以醇德居輔佐贊翊朝夕謨明弼直公顯百世其度固有異哉方其困厄時人謂公戚何以彼其才而令文悒悒乃不以約有所詘及侍

累朝次當遷人或先之公不以爲濡滯也當進對每辭避此其誠讓有師師風古之人乎不可得而見之矣若其學尤邃於經術議必奉以從無所阿曲其格正爲多而一時禮樂制度彬彬質有文武焉可謂盛極固多君子哉咸以純質敦厚濟穆穆之治休哉 國家文明之會也

孔鏞

孔鏞者長洲人家本闕里父友諒永樂間庶吉士爲令雙流人陋不知學諒教之詩書選秀雋親爲講授自是始有籍於朝仕至通顯者鄰有寇逸境上自行掩之悉得計上對簿功最 上復策之對又善令入

侍未久卒鏞以景泰間進士初爲連山令故越在榛
莽寓治他所爲剪荆棘立邑屋招懷綏集使治耕稼
務以靖之境因漸闢道路無壅遷守高州高亦數中
夷寇鏞至卽發其子弟率厲之躬自行奮擊摧鋒所
向輒奔斬捕首虜五百餘并得所掠民四百五十人
降其衆萬餘劇賊鄧公長復合衆據茅城距高不十
里所猝無兵度已亟乃單騎往喻賊駭挺刃夾道欲
恐脅之鏞故徐行抵其所下馬據中坐極言利害令
解散卽爲良民何阻兵勞苦爲酋長尚恣睢未有降
意鏞徧歷其壘曉以無爲惑誤不得安田里從容歸

夜漏已深城中疑以沒賊望見公來大驚及晨自歸者萬茵長知衆散乃亦請命餘寇在雷游魚博白相繼破降之使者上其功遷按察廣東仍守其地以憂歸州人祠之復以御史大夫撫貴州貴尤在鬼方有曰溪刺者刺勇而溪善爲兵爲誑甚且以賄交諸禍惡吏時調我動靜爲持其構鏞欲詢諸將知不可乃之清平擇所部可用者王通優假之且問以所急通以他語對乃屏人詰以與溪通狀通猝愕引伏謝曰死罪有之然言之恐不能濟則齧齧首事者墳墓矣雖公庸不傷威重哉鏞曰何至是遂悉言所以且曰

若通無能爲必得會瑞乃可此兩人者溪所信可劫之伏鏞秘之他日者曰吾欲使行徼誰可者乃以命會會入謝謂之曰爾何得通賊會懼不敢對曰無恐第爲我謀會引瑞瑞對亦略言溪刺不易制者鏞曰徒爲我使其出吾自取之瑞乃往見溪溪迎問以新將若何審計策瑞曰易與耳不足患今者來見道旁捷穹然巨試以牛往鬪溪喜欲得之瑞卽邀與行又言夢恐非祥使卜卜又不吉頗懼瑞詭言夢惡得吉且刺以勇聞今不行豈怯耶刺乃奮勵行遇會以衆警道上瑞言會新被命宜謁之且請去佩刀爲禮溪

刺見曾曾佯曰你素謹事我今我行部爾何不親掃
除具供張而敢易視者溪刺以狎不虞有他曾遽麾
兵擒之猶手格傷數人以獻磔之境上蠻惕息不敢
動召爲少司空卒富陽鏞重厚少文其功在西南夷
爲多忠誠體國知無不爲而未嘗自列行事具在所
報牘每載以從卽所爲爰書皆吏議稱平者亦以是
無傳焉

贊曰韶文質謹以忠信明察之長稱至所建立乃赫
赫有武烈焉故時者吏必盡其職不敢飾情妄有希
慕卽鏞始終於外從事蠻貊忠誠不欺其志而有謀

策倚神靈奉威命故能制其死使輯寧無患可謂封疆之臣公篤之慮然不置之內者亦因所長用之不者庸令久為軍有司掌誥禁達險易死行間耶

程宗

程宗者常熟人成化間仕主事至御史大夫時相安賄於猛密欲使劉職方往辭宗方有服遂舉之視師雲南喻以意宗至咨之撫監使者吳誠宗言其不可狀宗怒曰內嗾此久正謂若不能任尚敢爾誠宗憂憤卒遂招罕弄弄輕之顧邀宗來撫不得已而往弄益傲睨辭不遜隨咱之貨故時夷謁使者至廷伏不

敢起兵左右夾之至是宗乃延之坐遂爲請畫分地
世其官相安喜擢宗至司空猛密故屬木邦叛之自
立西南夷不平以兵相攻久不靖 敬皇帝時斥宗
贊曰宗以庸庸致位顯榮無足言者特已命使出疆
得專斷不俟報而西南事乃從中制貪者兆釁數年
所殘傷不勝計且使輕中國恣其桀傲決夷夏防慎
哉後所以馭荒服其無以浚利之臣也

徐恪

徐恪字公肅成化時以葉盛薦爲給事所上言簡質
可循而行出叅議楚歲荒行流民荆襄舉刺郡邑吏

二千石勞未有意九年始移河南 徽王自辟署恪

謂不應令阻之 王怒上言恪 上更直之 詔謂

恪守文吏何害王其勉自愛者河徙汴有議徙封社

城許事下恪恪言不可者五乃止就拜都御史撫豫

司農以民所負輸不入遣使督之急恪言湮浸後尚

未蘇請俟其息許之漢上與鄖蜀之夔皆相去遠故

盜作屢不能治請別爲省下諸使者議恪獨持不可

遂罷而特命使者作監於鄖恪在豫每以義格正不

爲用事者所善有求又不應譖之 上知恪忠復使

蒞楚河南爲之罷市有司以帑金餘幾所治行恪愧

謂吾植行未耶何不能使人無薄已者楚聞恪當至
權若更生適始建藩封使旁午於道壞鹽筴私其利
恪捕其下致之法貴倖愈不便恪共沮毀之

上益

知其誠直進少司空不由外論上衆驚焉恪遂力辭
云初未嘗敢以譎要

上又謝絕知交孤立任一意

欲有橋正拂違何自而蒙拔擢似有阿附者

上爲

喻所以用之意乃受命其姪工慎惜財費諸所繕治

勾計詳密百工飾力比材不使失秩裁抑不急權勢

有所干峻拒之滋不悅恪累以年及請不得滿六載

考上疾作 賜安車歸言者猶數言恪敦重守正可

屬大事欲起之會卒自以受 上非常眷不有靡躬

竭節何以稱塞已負無可言戒其家慎勿以追贖請

者生平慕魏公驥簡素渾厚無幾微間故功名畧與

相比其介廉自性植善爲奏每䟽白事皆曲而致纖

細具如相對語在外度力所及無不爲遇裁異必力

陳所以消彌指切時弊未嘗有所畏不盡 五十五

贊曰恪儀觀甚美偉丈夫哉其所守乃不可奪不以

文學議論長而遇事是非蚤起以一言立斷推誠體

國公諒之有焉雖數忤時遇 明主知讒不行得以

肆所爲固亦以見 憲 孝間得人盛無不侃侃

間謀議可否中外相應越有成蹟豈偶然哉

李應禎

李應禎者長洲人一名姓又名維熊與弟應祥孿生少好學尤警絕多通景泰間選於鄉中貴人牛玉欲使教諸闈要祭酒必致之避不往已而授中書中書故待詔殿廷有所供方牘或非其人雅不樂乞爲掌故不許適命爲浮屠書疏言爲天下有九經未有以浮屠者大忤幸因上明仁薄其責乞省毋歸竟罷中書遷南曹郎未上久之始拜職方遷尚璽蒲一考進太僕亡何遽謝免當其爲中書時郊祀禮成宴群

臣奏以中書載筆有所紀舊班給事御史前宜復雖不能從衆躋之襄楚流民所在蒲議方逐之又言民有居久長子孫者因爲土斷立郡邑撫之耳此前代事不遵不慮將復爲羅尚耶卒如其畫使至湘中念吳雲尚書死殉節塋江夏爲訪其後述揚顯之禎體貌嚴峻衣冠甚偉而煦煦仁愛推轂後進成就之惟恐不至嘗與交雖甚疎必恤其匱危玷始終之季弟早卒養其孤又厚分與親戚貧者家故狹小卒之日殆無以塋其書學柳公權人多購之所著有范菴集贊曰應禎嗃嗃矜嚴有威人望而敬之賢乎哉其爲

中書也與諸待詔者雜處諸待詔卽默不敢出氣獨
能有所獻替爭事體格正之義後得藉以爲口實謂
官無以卑旣備肘掖而忘所事徒請大官粟爲其出
在外與居里中遠近慕之行義猶有足稱者矣

章恪

陸鈇

章恪字韶鳳章珪子也恪爲郎刑部諸以訟自言者
推至誠待之人無敢匿其情稱善爲獄遷按察嶺南
行海徼有琉球使人市易他國風於境上海有司執
焉欲以爲戮上其功恪不可疏言夷素服從不能恤
其患而因可助天爲虐卒資遣之再領雲南符緬夷

反覆綏之誠信遂皆歸心已乃入爲光祿南京又移
大理無何乞歸恪陟颺中外更五十年再至九卿其
功名亞於吳訥而齷似之

陸鈇者崑山人以進士第二人官編脩預史事侍

孝皇帝東宮以經義日陳之善開導其所啓沃功多
論說皆見聽納甚歡相得及 嗣位進太常日侍帷

幄益親忽被疾乞歸遂卒所以追卹良厚鈇性沉巖
寡言笑嗜學亦工爲文自矜高人無能當其意故或
目之隘所著書長於春秋當時有傳者

贊曰章恪之始由治獄史遭時執已不失法理用以

寬平得稱其爲士越在徼外將我王度夷裔往來軫
其行李後乃益崇久於官寺惟是忠誠迄無咎耻鈇
興自儒竊徼以名抗已甚驕謂人不能輔養弼匡方
藉經術未及有所發明得謝爲倖獲福已盈

姜昂

姜昂字恒頰太倉人成化間爲棗強令清淨不擾庭
中常寂無譁雀俯而窺人稱爲仁令召爲御史論方
士李孜省被杖已而遷守河南一月縣令自解去者
三四人吏民傳相敕厲無敢犯鞭箠懸而不用暇則
喜讀書終日宴然俄乞近地就養得移寧波人素聞

其風不勞而治秩滿不遷遂不上考徑歸卧久之進
叅政福建辭不赴疏請養數年卒昂廉厲於去就尤
慎平居惟蔬食糲梁之飯家人不堪至子弟學書削
方不得用縣官物賓客過從未嘗爲設雖算器餽亦
不輕也其有請寄一切無所假故時稱介焉子龍舉
進士倣儻宏諒濟以寬衍官按察所至流連山澤誘
接後進亦好讀書稱博稽楊慎嘗與交有文學名
贊曰侈縱之慝其弊所害傷於何不及約厲之過徑
而寡失若昂者足已自恃矜奮絕俗無侵然諾雖不
能合於時取尊顯然視藉位勢招致喜游子弟張陳

黨援而卒被輕媿名亦旋踵敗昂不外交矜謝絕專
一意乃後蒙其福遠哉可謂貞一矣

楊昇

朱栻

楊昇字起同吳縣人弘治間以進士爲庶吉士除給
事慨以論議弼違爲任會上方詔海內直言無隱
昇隨事有所規益奉使遼碣素羸以勞悴得疾值奔
母喪卒婦孕且未產已而得子伊志能續父業累官
御史大夫志初爲刑部郎視獄閩流矜慈恩閩隸多
所全及爲方岳煦煦稱慈仁嘗爲子言仕無失長者
家兒意爲難即使介廉才用白黑竟何辨又云嘗授

之君謙語云爲恬退誰相推引者此可觀世也

朱棣者崑山人成化間令蕭山其賦於民也平人人
自謂得其所使者遂下其法以爲縣道式尋召拜御
史所上章疏皆救匡闕違敦重持大體不爲峭刻然
風裁特著於時亡何卒

贊曰語云事以蚤知功以夙敗所出實爲名高而未
暇爲他計一不得逞則俚賴無復之而悲愁以死其
遂得志肆所爲而又以內熱攻之不久而死等死耳
而二者之得失何以辨乎若昇稱奉職死官下可耳
未爲遽而後乃食其報棊亦奮不顧身欲有所効之

而未竟其業要之皆自喜不媿媿欲速好進雖趣奚憾焉

枚倫 吳絀

枚倫字彥常正統間主事刑部天順季年乞歸養久爲郎官雍容而已無躁競心時賢之故疏上其名薦達之屢不已至成化中始復起南刑曹持以寬仁多所全捨俄拜叅議湖廣主守祠祠事故簡益務清淨數引方士治道術者與脩習導引辟穀長年方遂無意仕進投版歸

吳絀者成化間爲郎刑部靜嘿無外交書獄辭務在

寬全之未嘗作重劾按人且畏慎言不出口爲法吏
十八年始遷叅議貴州貴又絕遠未嘗以爲淹也弘
治中入賀至燕卒旅次

贊曰仕者之希慕貴榮急進取自非其情亦勢不得
不然其有度不任則讓能而處其下耳至無所謂而
優游卒歲久之不調此非恬然有廉靜無求之操烏
能爾耶若倫者寬和有恒奉已約清於通塞之間無
所繫吝稱可與立豈虛乎哉緜之靜退不矜含垢爲
量兩人行已有相類者而卒之落落於時固亦其效
與雖質謹無文與彼佞令者異矣

瞿俊

陳琦

瞿俊者常熟人令崇仁廉愛不受請寄召入爲御史
出按嶺外及滇持法不貸錯直清而閎以惠不辜滇
與交夷壤接數不靖以柱後惠文彈壓之遂皆率以
聽又奉 詔慮囚所寬宥甚衆持服歸復起掌讞獄
尤以敬慎稱 上又勅令視徼上按軍實蒐乘簡士
大稱 旨遷按察嶺南故珍貨所出抗以介嚴一無
染見有瀆汚者面誚讓之人益不堪當上計遂徑歸
使者數薦於 朝促上道不行性方而毅寡所合卒
之日至無以葬亦有所著書

陳琦字粹之本以醫占籍成化間爲士師屬善書獄不遊意法之外遷按察豫章務禁絕謁請其行部惟飲水齧乾糲茹苦人不堪遂以嚴見彈世家子占陂澤田者無所下水琦知之卽日至其下決疏之還陂於官風裁傾一時遷蒞貴州寇亂方作琦乘城爲備且素無可恃徒作厲士氣死生之憂勞尤劇里有儒生格過人被殺官執所過者坐之琦曰安有殺人自置於門不避耶訊果誣使者按尺籍引平民伍之反爲力爭令自首實而出者更衆值當上計大獎羣吏與考錮水者適在位乃罷琦歸而蕭然一室無以朝

夕部使者知其貧月廩於公三石南州人過者猶望其間拜焉

贊曰士盡節所守豈暇自爲謀哉故苦體清身厲志不侵污而後能蒞官行法人不得干以私俊與琦皆起諸生爲法吏至方岳而家故益貧豈非自其衷有執不以富貴易其趣然乎近乃仕未久而富遂傾閭里專以惡治所謂吏以賊敗後思其功當復起無以不任職耶然所取舍抑又不逮是矣何足論爲

劉纓

劉纓者本清江人宋學士敞之後隸籍吳成化間爲

武陵令其按事卽如老吏有以賦籍於里而亡粟者
罪抵死爲書其牘守視不謹非侵也傳輕劾使者深
以爲無害起復爲滕縣益明習法令婦以罌至瓜所
者有挑之不得誣以盜令以罌與瓜俾告者負負一
瓜輒墮乃伏罪召爲御史出按閩訊獄所平反者甚
衆民有割股於母所嫁者父有司上其孝書下出母
恩已殺而况爲所嫁者傷遺體得不罪幸矣關市挾
輕重以私洩其利外國以爲虧國體禁楚之尉有陰
養士恣橫畜他計者掩以從戮得無變其發姦如此
往奄孺多取閩隸乃市良家子纍數百爲馳往閱遣

之人尤感其惠任御史蒲三考值權貴方擅命有所
侵傷在 廷無敢出氣獨持論依於正時出於從容
規諷以逆折其萌讞獄以寃侵成之者卽爲覆出之
亦不至大忤也已而擢太僕進都御史撫蜀蜀故險
遠外與夷壤相錯釁易構徃未嘗徧至也卽叱馭驅
之在所爲宣 上恩逮之當奉職貢無從逸也俄與
告歸又以薦者言其治蜀狀不宜久使閒者遂再徃
蒞諸番方潰橫出爲盜虐境上乃親勦以兵威服之
爲方畧捕首虜千餘且安輯其逋逃捷聞有 詔
旌功焉橫梁道蒲江廢關皆要害爲設監守邊鄙始

安會逆瑾召諸撫監以例罷至秋復奉命臨楚又

以在蜀開夔抵荆道避峽險不先白也怒瑾逮使置

對一時爭爲之言得釋荆王有所誣守臣遣法吏

卽訊又爲辨得輕論進南京大理卿召爲侍郎兵部

民有應募爲兵者欲廩食之議謂廩則籍於公不得

釋彼以義奮一時而遂謫戍之耶乃罷給進司寇及

一考遂力請歸所以加恩良厚居久之年已耄少

年爲尹者侮之甚人頗憤不以介也故尤以度稱亡

何卒孫瑛進士第二人爲編脩

贊曰士能弘功業濟時變權不可槩卒成遂之所臣

益政俗底寧邦域爲利無窮豈與夫坐談者高議三代而不親事徒以空文見乎纓當正德間諸貴用事貞不絕俗和而能立久於其位踐常伯尊用於朝陰行善使從之不覺爲惠利多矣其後能無被之哉

劉杲

劉杲字世熙文恭公再從孫以進士爲郎刑部其詳讞能稽慎之故事諸曹所決獄必過廷尉又聽之乃制刑其所書辭以所上多寡爲考任久之書下者不十一故得遷大理丞中法調外歷按察典藩方其在豫章也選士得廣信夏言迄爲相力請休詔進都

御史賜歸實異數也歸而抗其法宗人故合族以食極於盛公爲郎時嘗病亟自以爲未也後且當受其福故卒自愈所取夏相亦數致問子烱舉進士至太守汀州而烱子璧亦進士仲子琛之子倬舉進士今爲御史

贊曰自昔保姓受氏守其宗祊數十世無失墜其先必乘神靈有功烈篤不忘故能受寵祿屢有發聞富貴福澤燕及子孫豈虛乎哉御史大夫公立於朝風節矯矯雖其事不槩見卽其後乃熾昌非能廸爲世祿之家率先惠綏之然乎故曰禍福無常歸於有德

者也夫

陸完

陸完者長洲人自爲博士弟子以羣擊爲妖惑者方士撫監使者王公恕奇之力爲奏得免歷官至司馬時寇起山東諸郡遂靡潰不可遏稍至畿甸縱橫殆徧遣將在外者遇之輒劔乃命完討焉建大將旗鼓從中下秣馬蓐食晝夜馳至臨清調集守邊吏士跡射欬飛騎四出掩之屢戰皆捷在河南則都御史彭澤在淮則張縉或掎之或角之賊旣敗竄復散逸楚晉之郊無不警雖斬捕幾盡已復集俟間則突至破

城邑殘掠自如幾成變乃廣間諜遠斥候跡所向以
兵隨之勢始大蹙奔而南有 詔完追之至楊賊於
江乘艦上下諸屯皆自衛無敢出及兵大合掠無所
得窮乃之通狼山謀遁入海值大風作顛覆者半遂
圍之賊故不便水而狼山又四面絕卒滅之計是役
大戰十二小戰數十斬首虜萬五千有奇完乃旋師
加賞甚厚進位冢宰及逆濠事起追論完在司馬有
所陳請衛兵下其議不能力言不當與雖從中復還
之而完持兩端無大臣節逮下司空論滅殊死謫戍
故猶以功贖也竟卒泉州初完嘗夢至山曰大武乃

其死所也頗溺於玩好有黼筮議亦緣其子受賕不能訓也後籍於官

贊曰以儒生爲將馭之前耳遂削平亂階吳亦代有人馬已哉有貞定難於內雍盛之討夷皆不世功完固磊落有縱橫畧當賊起時跨數州地師亦屢北張皇甚而一旦承委寄決籌策指蹤諸將非其謀慮有絕人者則以能任職素知郡國道理要害山川險夷將之材武可用與否故一出而所向如拉朽枯其功名亦足多矣若其倣儻不羈公忠之節庸乃病諸不然恩威之命夫豈易乎

都穆

都穆字元敬本西濠里人善爲文嘗有所著撫使者
於貴人所見之問爲誰撰因以薦俾隨計試在高等
授主事禮部以奉使至秦中識其川嶽靈勝古建國
形勢故宮遺壤爲西使記遷少卿太僕亡何乞歸性
好游常徧及所在名山川所著書甚富然多說家者
流其與游皆一時才俊楊君謙祝允明及泐王守仁
皆與善故一時稱籍甚

贊曰文學多儻甚不自約勅故士奚貴文哉元敬和
令有美望在朝閭閻多長者遊王新建以道爲任獨
時時稱道之四方賢豪爭願交而元敬故未嘗藉爲

遊揚樹聲譽也所著書又具在論乃不甚高之豈非
以人重耶亦時者體未遒沿其故不適於變雖博敏
閱瞻猶未涉其涯如文何哉及徐禎卿爲偶儷流之
弊衰遂至於今爲名者極矣然豈數君子咎哉

楊循吉

楊循吉者元敬同里人少選於鄉肆於少胥與郡人
趙寬名皆擅多士已而寬先論上循吉次起家主事
禮部游諸王公間益有名然尚氣好競性執而汚漸
不諧於時乃乞歸旣少年無復之惟玩弄文史自娛
自云讀書不善記又不能遠自引日怔怔然行已頗

近怪事皆類可笑所撰著亦時雜闡諧獨購書甚富
既性所嗜聞其所有異本卽夙夜求之亦是時有故
家傳藏之者今悉散佚閱其篇目索之多不得矣所
著遼金小史最善曰金山曰廬陽二志嘗手授余而
惟手鏡一書極爲博綜自昔類者不過繁則畧未有
若是要者文學韓愈氏似之而時有恢調若所善則
有明以來莫之先矣聞鄭司農言其嘗使子上書請
復建文年不報由 孝廟明聖也

贊曰吳以文命者自汝玉後至君謙盛矣夫沈雄以
渾厚未至於流越也其學蓋肆於不仕嗜之自其性

乃亦不以爲名務攻之不已故其遂微宏邈博通多
載稱達學命世視今之佻易者何如哉今惟急於名
且無所庸其力而遽謂能甚至以市也屬士大夫不
說學而好吠聲故使曹子得顛倒其間又何怪與

趙寬

趙寬字栗夫成化間禮部上所論士第一官主事刑
曹雖以文法佐吏爲治而意常嚮學是時同爲理者
華亭陳一夔同郡秦廷贄天台王存敬皆能詩與相
和甚懽相得也吳公寬王公鏊及君謙時相與賦每
有屬下筆不可了衆驚謂敏其所書獄辭多緣飾以

經義諸名爲文法者咸服稍遷按察浙察博士弟子
歲輒試第其行能差次之待推擇上
名能知人

明習故事意深厚善究宣禮化已乃遷廉察嶺外卒
贊曰吳公寬在位時善薦進文學故一時士爭自濯
磨其出於蘇者尤盛他所若寬與君謙皆以才爲所
愛而卒不私庇之栗夫在事無不若人而循次除未
嘗有所越卒未及登用而君謙亦以拓弛遽引退雖
欲自試無由自餘未嘗進一人也吳公於持法亦少
弘哉蓋亦僅僅奉已而已不及人也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九

續吳先賢讚卷之五

劉鳳

王鏊

王鏊者吳縣人父朝用令光化始少時父挾遊大胥
輒下筆不休人驚傳之傾一時葉公與中卽擬之王
忠肅翱奚元啓受業最久深自挹折下之歸試誦通
遂盡屈鄉之士計上咸第一故時者藉奏則士所業
王者必更之至是無能易一辭及對策或嫉之抑置
第三授編脩以經義侍 孝廟嘗幸後苑因講周書

文王不敢盤於游田 上為悚然退召奄廣戒之曰

儒臣進說似嫌若等耳慎之屬大司馬請擇人諭德

行東宮者咸謂鰲乞遂授之既又以少宰薦復 命

佐銓以清簡稱虜方入陳所以禦之者八語微指權

倖相遷以災異乞免薦之自代 武皇帝初立惑弊

臣司徒韓文率諸大臣伏閣請黜遠佞邪消遣戾維

新厥服 上驚召相健遷等問何為者而其黨岳亦

是文等議言我曹自當簡汰惟外廷所裁二相持之

力而奄榮又言 上於疏無不納獨八人者未忍遽

逐文對稍失次業入而事變相健與文等俱罷而鰲

以次入閣冢宰焦素附麗瑾得進瑾方以威虐士大夫且嚙韓深欲中之法并及健等鏊爭得免又劉司馬大夏以舊怨及相一清以前按邊事皆將甘心馬相東陽數請告焦懦不任獨力持之故得無他異日者楊竟以計畫除瑾亦其善樹人也尚璽璿等三人忤瑾拳之正色言古者刑不上大夫柰何折辱至此乃得釋至議廢后禮尤稱允內旣難瑾又耻與焦列也戚然見於色瑾曰王先生何削甚因力丐歸瑾愈疑使幾伺惟以謝客贄無所通告始聽謝鏊本嚴方當其時未可顯有所出故外不示同異而內有執陰

折其萌奪之爲多焦等憚之勢不竝立也旣以廉節
爲名絕請謝居惟嗜書尤不好玩弄初請爲治第戒
以務約及歸見之大非其意時游放山澤遜之具區
士大夫過者欲謁不得留久之去性長論著而重於
奪予時且多才凡所題目卽可徵信賴以傳者衆來
乞言者亦未嘗不爲削牘也嘉靖初遣使存問疏請
講學勤政契 上旨將就家拜未幾卒其書若春秋
詞命等多有載者季子延陵以任爲中書蘊藉能嗣
其父文人謂流風不墮

贊曰今海內業博士弟子者皆誦法王先生言亦淺

矣知王先生也吳自有明以來傳者數家言吳文定公於經術頗究明旨向濟之尤邃深於學能斷大事文不離始之質典而裁莊以有體往者靡未振乃微加蹈厲尚左氏遷史沈雄之氣自是一開蓋漸趨於變矣詩亦溫麗善發卻以才勝王新建乃獨取其論性書謂於道有得者益弘德間文學鬱興學士大夫燁燁流風聲獨依以爲重尤善知人其推轂後進如將不及故一時向風士爭奮者咸自其力哉功業雖未竟能輕富貴蚤自退不以寵榮矜雖在華要泊如也輔當世之治垂顯名吳亦世有人焉至望實皆茂

詩曰吉甫作頌穆如清風豈其庶幾乎

毛澄

毛澄字顯清太倉人少舉於鄉值父喪未上既乃以進士第一人官脩撰預試郡國所上士著作內庭侍帷幄與告歸適大父蒲百歲里中賀羊酒謂不常有仍進諭德侍 東宮講爲稱於 上曰毛先生善開導 孝廟喜時方宴遂徹以賜後以書成進春坊庶子已巳瑾奄以加秩不由已悉奪庚午選造畿內得人爲盛家大人預馬尋遷學士爲講官教庶吉士又命都試禮部進侍郎吏部嘗署選事稱精覈已而爲

大宗伯戊寅 武皇帝南幸累疏力爭要之必從大
司馬彭澤以御史中丞行邊有所按忤嬖臣寧王者
以深文坐之澄復倡言澤忠臣無他不當罪會給事
曠等亦言上遂得附輕而曠等皆斥寧憾澄欲中之
伺無所得初叛藩請朝其封內澄舉守府之憲力折
之乃又列上其孝行請旌焉爲引孝經諸侯之孝與
所上不符者又得寢逆黨益憾已卯賜衣及玉束帶
旣俘叛藩 武皇帝駐蹕通州將召集群臣於外議
澄正色言戎醜當獻之 廟社以爲大戮不宜委之
草莽在列爲吐舌理官竟依澄得申其論諸倖臣旣

竊柄且以擁兵重人自危而澄議不少屈及奉諱迎
世宗入克使往比至人有言始見禮當致隆澄謂禮
遽盈焉者則將行勸進辭讓之節復何施敬公世宗
聞而善之大加寵賚扈蹕至踐祚誠效懇款上每
加慰勞大禮議興澄首引漢成帝立定陶共王子事
謂義不得顧私親當爲興獻立後主祀事上專
奉大統又議尊稱皆未允上心而幾進者潛有
所窺以及與繼三代禮不同而不極所奉於親何以
稱孝者上意益嚮之而廷臣力爭且以宋濮議及
魏明帝詔進者雖暫格於澄等議而終未能釋是秋

擬用爲冢宰力辭山陵畢乞歸不得 大婚禮成遂
移疾不視事 命使勞問賜醫藥相繼於道而求退
益力 上留之甚懇若曰卿老臣方賴以毗共爲理
何遽忘社稷圖澄遂稱疾篤始獲從道卒興濟

上聞而憫之深謚文簡澄少時夜誦書母夫人遣婢
饋不肯啟門兄洪自往乃出居平雖甚暑不褻露

上所賜金幣悉散之宗黨故室無媵字獨喜爲詩時
時諷詠成輒棄之曰聊爲適庸足留者薦賢若不及
而不以爲恩弘德間士競進恬然不以遷叙經意掌
禮樂久 諸王有所請據典法不可奪 上素知之

又以迎奉功未及用而已謝罷故獨有餘思焉

贊曰宗伯以禮佐王建保邦國典司神人重哉澄以道輔匡凝然有大臣度當議禮不少阿人主意執已自遂庸不知逢時就功名而固守其言無變哉且方其立於諸倖寵間論救為多不顯其跡而默有以奪之非德義素能感人不至此惜時方嚮其有所為而未竟後諸大臣爭者致恩禮不終顧又不為幸耶

吳一鵬

吳一鵬長洲人弘治間官編脩司徒周經被讒去疏請留之人咸稱其忠槩再主郡國試及司徒所選士

進侍講時瑾奄貴用事見者皆膝席獨長揖而已瑾
怒改南刑曹郎卽又明習吏事書獄詞如老吏再選
祠祭郎及瑾敗復故官又以策郡國所上士語侵時
貴出爲祭酒南都進太常部所蒞官未嘗不盡節知
無不爲嘗因菑異上言天人相應理甚愷切 肅皇
帝立入賀又上陳天命及下民之悴急宜崇德業以
答厚望進少宗伯 命詣楚題獻皇帝主且迎之卽
疏上預約束奄尹無擾者 上嘉之賜金綺給事陳
洸欲假大禮希進論罷之已乃命入東閣進宗伯亡
何請告歸以途所見水旱民艱食請減其賦貸之粟

漕渠湮請䟽之或開他道便轉輸瘡民疾困 上皆

嘉納又以災變乞罷者再慰留良厚 上意浸嚮之

遂為爭進者嫉且出之部 宗人以過削奪求復奉

藩而前議禮者以考上援新幸者萼為乞力持不可

重忤之則又比而謀出之南矣以尚書蒲二考堅丐

歸次子子孝明經射策甲科為吉士時新貴用事既

有所嫌又不能下之遂補外淹郡曹久之乃遷宰士

得請養焉所以娛慰甚至稱能孝後起復丞光祿故

主大官給饗與中貴人共事雅不樂之退朝讀書齋

閣不造請復見忤用事者出之參議楚王岳祠乃愈

得優游嗜書不厭而相嵩子猶銜之不置竟免歸初
南夫繼顯清爲禮官建議時能少徇貴寵矣卒不爲
動官乃再徙實疎之知奉節未嘗快快純叔尤爽激
明經術善方畧自以世受恩分明善惡少所容故數
躓工爲詩有傳者

贊曰皇始作制禮由是興折衷羣儒顯定義經將非
秩宗是賴飾色闡弘者乎中興之始業由茲抗而諸
臣折折音提咸未允所稱終斷自 睿明以克承 神

靈執已者澄後先惟鵬豈張桂作議不能依和傳會
藉以寵榮而顧拂違矯正有所自矜哉適有所合持

不敢變雖折而從之曾莫之懲進退必由其道以無
虧股肱大臣之義其斯以爲有恒乎純叔克紹前猷
光烈蓋益繩繩矣

朱希周

朱希周崑山人父文以御史按山東遷副使其治效
以長厚廉恕名希周年二十五舉進士第一爲史官
脩撰在禁近小心翼翼人無敢以少年視之敦重不
妄言笑動止皆有恒度儼有容觀數侍講席屢承顧
問所對必傳以經義規獻爲益不可勝庚午選造南
國所舉士稱得人當世宗時大禮議作雖不敢顯

有所出然不能與新貴調遂不得進用雍容禮曹不
爲同異後爲尚書吏部南都五年大弊羣吏辨論官
材有所簡黜旌其行上下之以覈精鑒無敢私予奪
顧又爲當權者欲因逐臺臣嘗論已者大忤之得謝
歸以重德表式州閭所居吳趨里中庭隘不容車室
無爽塏堦無重城躬履貞素執謙敦慎自始之操未
之有易接遇人諄諄不以造次廢禮雖耄及之其介
愈厲人望而敬焉卒謚恭靖子景固任爲參軍亦誠
謹有父風

贊曰古大夫旣得謝教於鄉必可以爲楷若太宰其

人乎其度休休焉含覆無不偏慈仁逮物恭惠之有
焉至取舍進退義形於色自昔之論謂使居官任職
無以踰人臨利害有所執不可奪繫安危爲時輕重
則舍若人將安歸哉故總五經之渺論辨文質同異
論禮於多寡之際廷爭面折誠不能如然言不出口
而衆雍焉以之端委恭已而在邦家無間然有大臣
體雖不盡用適國稱老焉亦弘於時矣

盛洪

盛洪字思禹崑山人主刑部事明習文法三被
旨
按獄其所當無問貴勢適有連諸閹窘請命不能得

居久之遷按察嶺南故與夷貿易賈闌出物私其利外國因以爲市洪嚴禁遏絕之乃潛以黃金百斤饋拒不納又上章論夷嗜利今監以所欲啗之而又浚刻之深召釁啟侮非便蒙嘉納旣罷後以其功復召按察山東道卒洪介廉自其性爲理甚乎若無所縱含而論事常依仁恕

贊曰法吏多懦不舉其職又或好繁碎不知大體苛以取名其所刻轢至深切二者皆失而苛爲甚若洪治若盧獄不少貸乃其爲按察又不尚嚴督遠利違害去猶思其功居室罄然無所營經術文雅身兼數

系金身經卷一百九
器不謂賢乎哉

王倬

王倬者家本崑山割隸太倉州爲令山陰又令蘭溪
其在山陰有所廢置皆稱便民訟田久不決親行視
指渠樹爲界遂定發隱伏如神獄爲虛贛盜殺信豐
令符下討之賊櫻險夜縱羣羊鼓之罄賊矢石乃殫
之畧盡蘭溪多逋賦繫治蒲獄爲準差立釋之以
詔令寬其罪遂致盜賊伏匿居者戶不閉使者屢上
最召爲御史首劾選曹貢欽罷之又劾罷尚書五人
及方岳甚衆奄怙寵箠辱人於朝勢張甚又論斥之

時名剛直遷按察貴州承夷方潰靡所止爲治城壘
撫定之夷偉尤黠不受令竟羈致焉移蒞瓊在海中
黎素爲梗以兵往擊多所俘令還繫擄者而縱之又
討崖寇故緩之使不戒猝入大破之因析置其衆勢
遂分不敢爲非又輒自匿功狀不以上再遷至方伯
討滅臨賀賊撫其餘寇逼成都衆議燔焉以斷賊倬
謂何先示之弱也陣於前開門待賊懼而退時列郡
饋運若操掠疾疫且作乃皆罷之獨以錢幣糴隨遠
近給之無乏軍興而民不疲使者令具馬三萬無後
期乃使有馬在郊者皆入保無爲賊得遂如期備又

猝令運四千石明日至軍則命市畜夫先至者與考

上乃未午足矣使者大奇其才進都御史撫畿內值

大饑議請賑恐待報緩以軍興預發遂皆獲全虜邀

射我裨將死出師討焉曰虜偵我西且東入設伏待

之果大獲監軍御史劾退者當斬乃以為未受令得

不加罪其賞罰悉以司馬法不可撓故能有功既進

少司馬乞歸卒子忬嘉靖間以行人拜御史即疏

皇太子出就外傳當抗以古教世子者三事又論不

得任奄宋興以譏察使自擅者皆蒙開納其所上皆

先大體既按楚還又按畿內值虜犯我急入保通州

當其衝使東鄙得繕完。上嘉之進都御史委以東
畧時議蒐乘補其闕獨上言請益汰之以其食可募
選士數萬又請爲外郭置四鎮爲犄角示天下以形
勢已而拜鸞爲大將使忬主餉鸞所要芻粟無不具
欲危中之無由屬召還出撫山東以東夷擾浙急也
復命之視浙請得專誅賞守便宜行從之時寇已逼
以夜縱兵襲擊之海上鹵獲衆又邀之洋中皆克賊
顯犯淞江來告急遣別將擊之得其首潰入浙者徼
殺無餘賊梁倚利徒兵是役實跳驅殲之因行部視
寇所道皆命所由城馬慈溪謝不能及後竟中之始

悔不蚤奉令海於故主連逃爲賊調悉藉之自是無
導者寢用衰止則又以虜急我大同也 上親以命

忤遂乘兩傳馳而北比至以歲之不易請大農金錢
十萬賑之虜入合他將兵徼其得劇首虜百他所鹵
稱是捷聞進少司馬明年薊督博入爲司馬 上又

諭度用忤旣則酋台吉等數萬騎犯古北諸隘拒走
之上八事報可卽勒諸將以馬步十餘萬分戍而間
以奇兵往來與督宣大者約視險所在相爲守九月
虜悉衆數道入乃各起而縱擊却之捷上進右都御
史奏裁諸郡踐更者馬曰守利步一馬費可供二戰

士矣虜先後入遼碣敗之得首虜數百招徠者千五百上欲召爲司馬不果時大討倭又發五千人以往九月虜犯喜峰諸緣邊地擊卻之明年闌入灤河頗有失亡復疾力戰拒之詔切責奪一官旣而虜把都等各以十餘萬分道窺我諸鄙偵我有備不敢入乃復所奪官明年虜再至再奔歲三捷始議練士時兵漸強可減調發六七及省縣官軍興費又以屯戍多虛糜而募士亦未簡諸將不足任力疏十三事請期以三歲舉之明年虜又來犯遣楊照破之斬首虜至八百獲資畜無筭故事半是卽以大捷上而相嵩

故抑之功不錄既乃以減戍省興發虜窺間入請濟
師不報遂犯我鄙有所掠忬以輕騎躡之殺傷畧相
當上始信請非繆薄錄諸將無意罪忬而相嵩故承
風旨駟懋卿構陷之中以法 穆皇帝詔雪之復其
官二子皆負當世重名

贊曰倬始爲吏卽在行間兵便機勢旣所習之而能
自戢不爲殺戮以爲功名其所全完者多故垂期耄
食其報逮忬尤仁心爲質余嘗獲事焉其方畧智計
縱橫無窮在軍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憂勞爲國
忠誠竭矣而卒不免豈道家所忌處其太盛而世爲

將以功名終亦自古難之矣

盛應期

盛應期本宋文肅公度之後弘治中對策甲科爲郎都水治河渠濟上令行者艦相銜進無得爭先吳公寬以少宰召猶爲宿留終不以權貴有所撓吳甚賢之中貴人往來者挾貲賄輒藉入之時奄尹廣興輩信用羣慝之固已怒會其家人私市鹽數十艘聞其無所捨恐見法悉投之水乃益忿共譖於孝皇帝曰是輕媿吏宜與治上不應諭以河漕不易若等知之乎既不獲逞因薦時物者誣以闕宗廟禮

大不敬 上猶不肯諸大閹環泣懇不已乃逮置秘
獄令對吏侵之急終不易辭 上仁明知無他謫主
郵驛湏三歲所使者薦之數十上皆報罷已竟遷湏
之祿豐令祿豐故夷陋爲設科條約束之數盜匿且
不可捕示以威化遂革心自縛獻邑爲清又遷蜀郡
曹主賦民則又以能賦稱又移郡都尉楚主尺藉則
尺藉爲清攝守卽作奏言鑿礦召隙爲國不以利孫
司徒交得其奏嘆息久之奄裕鎮其地肆貪虐釀至
八百石請之使者張璩禁遏張慨然從之遷副使未
上而裕已誣奏連張晁復繫治秘獄張竟杖歿羣臣

共請宥會災肆肆得釋遷按察河南奄尹清侵吏奪
之治面數其失清喝不得對遂察其屬名禍者榜治
清忿將肆害使者伯溫好諭之云盛君賢者忍之不
愧于心乎得止進領藩山東其所釐革無弗當人心
爲公帑惜不妄一毫費也大閹鸞倚瑾勢張甚弟等
怙恃作威至方岳爭謁之初不爲意特發其姦作重
劾廖怒以供織罽檄取直嘗之乃計其侵已數萬明
日請之方作色徐出其數問所費如此計罽皆安在
願以聞 上廖猝不覺屈膝請乃罷趙林復以 中
旨有所發數十萬力拒之卒不獲逞去 武皇帝將

蹕榆林衆恐闕供議別爲調持不可爲差次有所出
具儲峙待比至供億忿涌取辦俄頃晏然民不知勞
扈從諸弊倖焰薰炙撫監重臣無敢吐氣獨暇整不
爲懾請求皆裁以法時司徒李在行嘆曰承勛自謂
男子乃今知不逮矣雖上亦亟稱良吏才逮還老
穉夾道擁之呼使君活我恩至矣進都御史撫蜀初
上五符上度次用之方六師討豫章所在多掎克
奉權倖既獨不持一錢又痛繩絕縣道賂遺者平叛
夷安反側蜀遂以寧肅皇帝初起撫江西當創殘
後界內盜賊縱橫爲設遊徼晝夜邏察在汚澤則以

川虞守馬爲賊調者藉之使相監司督捕一時解散
盡應賦以粟者平其價暫折入之免漕費及罷諸調
擇長厚吏恤其乏賴全完甚衆旣連稔遂充溢漕繼
上留都方匱得以濟而儲之備不時者數又盈百萬
大司農以能裨國計奏上特賜羊酒勞之且以激
示諸方岳進少司馬移蒞嶺外則以政久弛蠻方未
邊嚴督諸裨校閱軍實蒐乘大有簡汰勒陣以待蠻
始畏服遂進平劇賊李斬獲千五百餘思安夷茵召
據險梁倚攻之召被創死獲首虜千而撫其餘衆田
州茵猛尤淫虐四出焚掠往者慮難制姑息之事聞

詔下爲方畧與使者謝汝儀等議謂猛怙終不悛非
勦絕之不可具以用兵便計條上而已被命移易州
矣遂力丐罷初奄尹與督將多所私索部內藉稽之
無所容又令諸縣道非奉符不得輒調發積不得逞
故共爲危語中之及河決徐沛間壞漕渠起往疏治
進右都御史勅不得辭時大司空議於昭陽以東接
沙河別開渠而黃綰霍韜各陳便宜俱下治河隄者
乃與所司履行其地相度所開延袤百四十里圖上
形勢又與監撫使者及諸長吏謀旣協乃疏言河之
爲患與江所以異者田地夷衍無所匯故弘治前分

爲三其二由汴之南會泗水經淮入海一則由汴以
北東至兗又分而二一出汴之飛雲一入徐浮橋以
入漕渠會淮入海正德以來乃并入北一支河全入
徐沛汴得以無墊而徐獨受之近又徙而北自曹單
城武等諸口奔溢趨沛橫流爲害今之計有四曰䟽
者决上游殺之也濬者順其故道也築者築障之也
改則別爲道而不與之爭也奏下司空復謂爲便乃
詔興役時方率郎中柯維熊等先後治舊河俾通漕
而築隄障河之衝又濬趙皮等折其勢然後爲開鑿
計分地賦任程事發功甫四月計成可八九而讒間

大作柯維熊者尤狡譎動欲自恣抑不得逞東昌守
某以培克得罪共構飛語用事者遂與柯俱罷二三
大臣力爭不能得鄒文盛胡世寧皆當世誠直臣論
尤激慨應期雖得謝言者累上其才幾復用而卒河
可數世利功垂就而廢或爲惜之

贊曰應期矯矯亢烈奮難不顧身可謂貞孤絕俗剛
慎執稱社稷臣矣且其才沉密切至長於應變所辨
護無不篤繕淹敏可推行少長於里中家大人與其
學董先生嘉謨所董先生數推重其弟子人竊笑之
已而竟立功當世今雖漸久聞其風想見其人尚有

生氣而彼奄然取寵榮逾溢沒身無患者於志節何有奚益國家哉同時有伍先生餘福及金先生懋皆與家大人友而伍至守郡金少後余師焉盛公亦少所誦法也

陳察

陳察者常熟人弟寰以對策甲科官太史察始爲郡刑曹召拜御史時武皇帝初逆瑾擅命引妖惑僧則主事子庸論之乞爲養子者御史克論之皆謫譴去察又率同列繼論之乃繫治罰以粟二百石始釋既乃請告幾十年以薦起卽陳五事一言位號所以

繫天下望何妄有貶損名不正則分何以定一言慎起居王者高拱清穆動止何可輕者又以皇輅方蹕西北且議南狩言當深居九重以安宗社寧可驅馳道路犯霧露耶出按滇聞將親討叛藩入馳疏切諫滇故治銀已罷復鑿穴取礦奄乘勢苛之甚及金騰鎮護者貪虐人弗堪因言地氣貴無擾礦議宜止奄玉與將崧宜斥皆從之遂以皇嗣未廣乞於

宗室中簡自聖心有所預教育時輔弼大臣不敢言而察以小官首發大議人尤異之肅皇帝立卽又首陳端大化本在篤聖志崇聖德遇事輒有所規

武臣勛浸貴倖重糾其貪譴不報按蜀以功進秩復
力辭旣以次遷少卿大僕復舉賢自代謫潮州文學
博士凡二年所繼有薦者稍卒復歷方岳至都御史
治贛平逆賊俄頃定未一考卽乞歸其所蒞皆清身
苦體糲梁之甘食未嘗兼味每持一錢市少蔬多則
還之跡類迂又嘗請簡儒臣一二盡校天下書非掌
故業者無得蓄時尤怪之幸其言不用不然腐儒何
知古賢所爲苦心其術不同忍使明代有燔書議
耶盖有陋其所爲文者故欲釋憾書胡罪哉其他亦
多瑣屑無大體特以時訐發人私乃取名過實亦多

用智計文 少緼藉惟儉足師云

贊曰察煦煦爲惠而剛峻踰度廉公有威直聲動天下雖謝免尤孜孜治道知無不言自以嘗備位九卿不當循默若劉季陵僅同寒蟬其意乃未嘗不在事而實非有私也故能使縣道憚之謂之請寄得乎固亦志行嚴方雖有偏庸不謂難也

方鳳

方鳳者崑山人兄鵬官吏氏至庶子鳳以正德間拜御史時寧藩反形未具卽䟽言胡世寧逮其惑誤者欲以安 宗室請無罪之王守仁在今日可任用皆

豫爲逆藩計出按畿內當乘輿南狩有所需抗言不能奉明詔者七事尤愷激聞者齧舌一謂索婦女納之行宮一謂使服弊倖服凜有直氣又劾尚書燧大奄敬等且極言災眚宜急脩德祇崇天戒危言數進未嘗有所觀望隱不盡至肅宗時大禮議興卽率同列言繼統追孝不得顧私親大忤旨兄鵬時亦頗是孚敬等議移書諭之持之愈力累三疏皆言廷臣始議不可奪不報又論司農計所以紓民力者數事用事者以其論議漸廣遂補外未上會卒贊曰御史執白簡杜後患無可言與言而不繫大體

乃方鳳當其時正伏節引義力爭之日也而能決奮
屢有觸忤亦乃諒其忠實含貸雖不盡從然所格正
多矣終以直見替藉第令貴用亦無復之矣若庸隨
世自免不重失其故哉抑 肅宗時禮議所執不同
遂以大闕余聞之蓋以 孝皇帝恩澤深羣臣思慕
故惟恐不得竭所奉者遂各奮起而爭其固結於人
心也如此哉

周詔

周詔者長洲人少隨父令樂會父卒有欲留娶之者
曰父死之謂何而又因以爲夷乎匍匐歸其喪萬里

長益勅已厲衿被推擇從 睿宗之國遂以維新受
命始建邦規佐之無不用典逮 睿宗登格寄以後
命伏地嗚咽輔翊 世宗朝夕納誨尤見親信及迎
入嗣曆擢詹事侍讀 大禮議興諸臣不能將順屢
有論諍 上赫怒將加之罪召詔入密計對以
陛下制禮尊親羣臣未達然不敢阿固其忠諒今亟
罪之則若彼懷二三者何因頓首請老 上爲之動
已乃進太常少宗伯卒

贊曰詔以王國臣遭時勢隆寵在日月際用舊學方
顯貴謀謨密勿能以正對廻 主上意奮罷威怒出

於從容雖一時不盡從然所寬全闕矣其勤勞旣久
又屬更始當有佑緝益光前烈而不竟至賞延累世
尚亦崇德懋功也夫

顧鼎臣

當世宗時任弼諧者曰顧鼎臣崑山人始自弘治乙
丑對策第一領著作久之嘗一都士畿內弊臣寧有
所囑不爲動至 肅皇帝初繼統以講學被知遇前
後 恩賚甚渥 上所著五箴皆緣其進說有契且
令以洪範日交脩焉幾若其盤矣進詹事賜金綺又
特諭所以異於羣臣釋菜文華殿俾預行禮已又召

令與輔臣同見坐講周書無逸篇賜宴而退凡

上所釐改制度正祀典行耕籍禮下議甚詳一時舉

禮樂極曠世之隆君臣之際可謂殊絕荐進侍郎禮

部歷少宰兩命教庶吉士 上幸山陵賜服物 召

見行在所燕語從容因極言典於學及育才之方且

及宋一代史文繁當刪裁者 上意益向之屢 命

攝祀定 九廟禘祫樂脩累朝典甲奉 三后主遷

於陵寵秩旣益進思所以報無已上疏言東南賦所

出蠹敗民者四事 上皆爲下所司值歲大水燕地

有流殍而他所若承天尤甚又疏言所以格孚玄化

系金言身紀卷一百九
加德意以惠元元辭甚悉 上尤嘉納十七年 命

都郡國所上士至秋遂爰立作輔日孜孜治道值冬

至 駕詣 園丘復行 廟享大禮召對討論經史

同異因請脩漢宣帝白虎觀故事大集羣儒講論五

經稱制臨決者 上為竦聽南巡命以居守 詔諭

至再委寄之切及錫予繁庶亦前後所無也軍國萬

幾咸取裁兩月餘駕始旋自承天迎謁 上慰勞良

深 上於巡幸所著詩皆以示庶幾虞廷賡歌之盛

既親禮益加歲時宴賜非諸臣敢望迨疾作遣醫慰

問相繼竟卒於位方未歿時猶疏五事一為鹽莢二

爲水地其三皆爲邊計蓋死不忘國家也諸從曰夢
主者累官執憲亦有文

贊曰君臣之遇合誠難矣苟誠遇豈爲徼一時榮寵
哉當世宗中興慨然欲舉三代禮樂虛已疇咨審
則法令動以經義從親禮儒臣晝日三接信任無加
焉鼎臣晚乃獲遇其所對揚僅僅若此非有所畏不
盡則其術固踈與獨始終一節不爲飾臣高自錯而
無當於名實猶賢矣乎人言其父倜儻有魯男子者
事則其昌有由哉

查應兆

查應兆者其先婺人南唐時文徽裔也年十四試誦
通郡守少之見其業驚焉旣成進士爲共工屬命閱
守藏者尚書霍公韜時在兵曹與同事諸宦者爲懾
已又視權筦浙奄尹爲監者方倨侮諸使者無敢出
一言適與二御史同報謁奄將據上坐笑引却之曰
公真耄耶何忘主客禮乃倉卒無以答卒讓席時奄
橫甚林司寇俊及陳嘉言皆以忤逐因極言宦者奸
狀請戮之而召還俊等時嘉其敢言調駕部郎冢宰
有所屬使宰士喻意因面陳所以不可爲之愧謝旣
而裁緹騎濫者衆環訴之冢宰叱曰豈有徇私查駕

部哉大司馬李以論事數相忤曰人臣奉尺一寧當
舍法有所侵亂之李公爲之屈永嘉相以賢也重之
置酒會第中稱述主上明聖應曰可謂有君如此

乃大忤適復忤他貴人遂出之叅議山東轉粟遼左
其所灌輸法甚便又以餘益修守械將校多貿首功
朕削其下爲舉憲繩之且施寬惠以撫邊氓迨後遼
戍有據城爲變者遣使撫之曰還我查公耳其按察
徐土發奸若神獄有久寃者一訊得其情立釋之在
豫數引大體不爲苛惡吏深文有所刻害嘗力爭之
使者直上南幸楚至衛行宮不戒於火吏多被逮

大司馬王廷相獨薦公才俾專辦護往返不乏而民不知勞上悅有所加賜歲饑上命尚書梟以內帑賑之梟檄下監其事所全完甚衆時以課不入欲移之他乃疏言天災流行宜同恤者得不被橫征有以左道倖者故嘗爲吏嘆其恩將言之上聞之驚曰吾豈以是盡失其平生哉遽謝歸卒

贊曰吏道之失若販鬻然有由來矣應兆守職奉上持畫一當利害際不少動搖難矣哉觀其烈烈引分責讓權貴杯酒間彼脂韋者視之寧不有覲面目雖盤桓兩署不獲登三事由峻謝宵人蚤自遠庸不謂

幾乎

杜庠

黃暉

杜庠者長洲人少游於張和人咸忽之和獨許其爽
爽不羣已而論於鄉爲攸令未久謝去益耽於游自
以才氣見抑一寓於酒以發舒其意任所之輒流連
忘返時爲詩以其憤憤者三致焉嘻笑不平甚於怒
罵要之不得意於時無以見所感忿故與屠酤牧販
者相爾汝人咸疑所爲不恤也

黃暉初爲工曹疏渠通漕考最改刑曹治畿內獄用法
平虜入邊吏有所失亡司馬文升舉暉按之神木

令請以車絨金三千賄者曄厲色拒之卒當其罪將
臣有論死者忤權貴請告歸性敢決不媿阿取容其
後乃益著

贊曰公序之放謂有所激則誠過然無所與何乃混
跡市人欲以明其不屑抑又何至是也曰升桓桓持
法無所貸雖里居人猶懾其氣爲之心下則其取畏
有由矣哉

趙承謙

趙承謙者常熟人宋氏之裔也少業經生數射策不
中至五十乃試通爲理曹顛顛之俗囂訟仰機利而

食間持吏民短長令賊謝破敗之乃壹用文法詆嚴
而有所分別使無復者理用爲清嘗爲商征潔輕重
著爲令已守令贛縣新視事尉爲盜得從兩隸往立
出之諭散其黨又守令寧都方賑施御史行部畢賑
而往謝御史御史曰吾行謝君君胡謝也後召入有
不便之者沮焉爲南銓屬以考入分宜相子曰吾能
留公笑曰吾乃行賄耶久之出叅議嶺南其治效視
爲理時尤得專矣和平盜起主吏請計報之曰五嶺
夷俗寇盜自其性然非有他利斂攘耳且盜耳目我
不舍而我寄腹心焉幾不爲所紐而吾猶狎之謂可

微旦夕功者豈不悖哉卒舍莢平之然不能放折傳
人語不得則色莊必申其意乃解竟以此憚使者曰
是嶽岳將折人角耶論罷之性既潔廉絕請謝而好
為義居故儉崇老氏嗇夫之旨卒八十餘子用賢官
太史亮烈視其父

贊曰士必強毅勁直始雖不易合終必信愛親之叅
議五十服官政其慮事至精然不脂韋取容余識之
吏部時迄老猶故而見謂長者固誠一之所致和當
其時取顯名厚實者其所得淺深可知矣

朱鴻漸

賦... 相... 文... 壹... 文... 焉... 焉...

朱鴻漸者奉符按察畿內治河間獄竟之窮其根株
無所避已而妄言公車并迨赴若盧理果直得無坐
人莊其敢决歷藩方久之皆有聲蹟爲方伯閩允疆
執能行其意諸使者至皆斂手無敢問職事屬吏稍
不如令輒令對簿故自投劾去者相踵一時稱能督
無及之者余入閩則已罷去吏言其操裁猶齟口也
贊曰古所謂文法吏未有不稱酷烈者若趙廣漢韓
延壽之屬其治狀何如哉皆以嚴刻武健疆力行之
故其治劇理亂鋤姦窮推埋鉤致連逮纖微必得非
其才有足擅不至於此吳有統及鴻漸皆以精核能

任職後來者莫之逮余親見其行事奮不顧難慷慨
專已不偷官而外交不棄事而簡其業庸不謂賢乎
哉

不取今雖令詳其始自若後去未休觀一柳蘇項背
其始其意蓋欲至者燬手無煩問事其始其意
人其其煩也其始其意蓋欲至者燬手無煩問事
無所畏已而交言公車行安快哉蓋其果且將無坐
不默漸者奉送外寒澹內亦可謂其意之棄其林林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十

續吳先賢讚卷之六

劉鳳

朱統

朱統字子仁父昂文學掌故罷歸婦所生子爲逆娣
施始孕統生園中逆者子已竄父他所又欲取統戕
之且將圖施賴施以死全之父亦竟以鄉先生陳琦
列其寃狀免統舉進士守開州爲軌賦平其徭時利
賴焉爲郎職方南都奄橫有所侵撓裁之法請著爲
令遷叅議江西初東鄉置縣奸民避徭上公車訴連

歲不決立訊得其情移按察威茂番素驕時出掠官軍一矢不敢發賂遺之乃去至則勒兵待番尚徂焉驟與之戰大獲首功驚請輸平又爲畫所以給餉戍者境遂安無患遷叅政山東時以魏滑兵及東時共戍鄴之涉縣純當在行同相度形勢以東兵守其土嶺畿內兵守毛嶺鄴兵守故關而又令東人自給饋因下議主客遠近東旣煩遣率費又千里飛輓非便且守涉者爲隘在南設虜出不意入我不守境則何及東人且在敵後矣議遂奪卒罷屯進都御史撫贛以閩浙被海郡數與夷市以私其利外國勢家積與

之通至豪奪殺掠姦不勝乃命移蒞督捕統廉得其
狀由姦軌召寇爲之偵俟急則縱飛語力能動搖國
是且一二用事者皆素庇之度不可問然義不避難
卽力疏請先治其內乃敢任賴 肅皇帝神明聽之
遂理根排治作重勅糾之旁側目者百方沮未得卒
能督以兵平閩同安寇忽卽人來言貢者在浙意叵
測卽又馳至納之館以待 命持構者方導之爲變
造詭語鎮以靜使不敢發益督閩將鏜由海中趨雙
嶼等隘合浙兵進與賊遇疾力戰縱火漲天斬二酋
擒五十三人奪其艘一器械甚夥又連戰敗之追賊

入嶼挑之不出乘夜突圍逸夷其巢燔烈之并燔艘
二十七又一巨艘來駐沙中縱追鋒舸益前蹙之摧
破焉獲者溺者斬首者愈衆兵勢遂振銅山青嶼南
荒等島穴賊皆望風遁統又親躡其蹤海中至雙嶼
議留屯衆難其險絕稍爲築塞而還閩人嫉其且將
爲已不利有所論時則漳失囚逸於海透入於江諸
方繹騷又奉 詔改巡視益督諸將追賊下温盤諸
出沒所大克又處賊侵衢亦平之浙以無患而素與
賊連者愈憾百端壞敗其功下亦且偃蹇不受命統
誓以死圖効自辨析蹇蹇不已明年春命督將鏗按

察柯喬於閩皆出洋中跡賊至詔安之靈宮澳合諸
軍設覆山上下千舸具進賊徒兵伏敗之趨舡者疾
力鏖之覆溺殺者甚衆擒夷王三人白番十有六黑
番四十六皆瘳惡異狀可駭賊首貴等一百十二人
婦二十九斬級三十餘他資械等稱是皆五澳宿賊
驍黠者并殲焉及夷之貴王妻妾等漳人大恐有盡
室浮海者日走往聚觀諸俘偶語藉藉踰時乃定捷
聞則與連者無所釋憾反疏言其擅殺作威統罷而
諸出死力殺賊者皆召令對簿譴責之矣按使者楊
九澤亦以奏上得罪與并謫統竟死於家

贊曰甚哉大功之不可成將亦難乎免也雍成忤皆
懼讒而新建亦遭嫉幾殆况統則尤處其難持權者
從中制之爲構者毀譖日至雖不印自恤然誰謂爲
盡力哉而統竟以計畫求必逞能左右之用素不服
習之士強驅之前遇輒摧破此其疇略膽智權譎誠
有足稱矣然大要激以忠憤可不謂善將哉余嘗履
行陳臨矢刃士皆變色而不心動者然每至決策以
千百人投之必死地遇鹵獲卽駢戮則需忍不能發
何者氣奮不顧一身易而以衆存亡死生之則剛而
無勇者有所不忍也統誠爲國無所愛故徇難不避

昔司馬安以文惡郅都守鴈門匈奴爲引兵去非嚴
斷疆忤烏能勝其任媮快無所恨哉純敗而東南之
患遂不可遏累十餘年將亦數以無功被收迄於定
之而能督者若宗憲亦竟不免故爲兵者道家所忌
惟坐談者無害耶

周廣

周廣者崑山人令吉水召爲御史纔兩月卽抗言假
子寧撓亂王度虧傷國論罪死有餘得遠竄寧使人
遮道害之間行免復令建昌逆濠方肆力折遏之屢
寧憾猶不置再竄逐南荒資講授以給訖寧誅乃復

召補御史屢遷按察使奄在閩者橫甚頗以文法裁
之使戢歛以都御史撫豫章免又起爲侍郎刑部以
卒始諸嬖倖驕恣於內而濠復圖變廷臣無敢言廣
首發其姦人服其氣後乃有周大禮者守莆其政平
所當無不服雖似纖細而仁愛常浮久而人益思莆
故多士族稍蚕食窮下戶而賦法嚴使大小咸得人
尤以爲難

贊曰寧彬皆以佞倖貴周廣用一小臣而氣奮斥逐
之譴以幸全近佞之親在日月分然逆亂之萌乃相
應往來皆蹇極於病卒之悔禍始迄於定矯矯執法

無所阿初辱後寵其獲卽多熙賢哉禮之精疆實能
負荷平聲持裁得衷衆庶以和熙賢哉

陸粲

陸粲字浚明一字子餘完族子也警悟故絕以春秋
對策爲庶吉士試輒居上忤新貴者補給事甫三日
屬羽書傳卽疏言兵要及所當乘障要遮計已又疏
言壅滯之患深由上下隔也乞時延見羣臣盡所懷
講臣旣得接少又間以寒燠罷何以能從容啓沃究
切事情且才可用者非出一途宜廣采納而遠地不
慎簡輕付之不乃視之度外乎令考牧畿內卽又劾

闔洪所以耗敗之罔 上未卽罪條數事進皆見用
及論乘馬鹽筴皆國之大政而任人輕彼且以輕自
視焉有能舉其職者適衛候徼者所發獄付理官當
其子大逆而徼故當他歐者不符 上罷都御史浹
而且連逮書獄詞者卽又疏言衛徼以幾俟脅恐人
所侵寃無敢爲平反都御史大臣由之罷虧損實多
上愈怒并杖之會黃河清且千里凡六日廷臣議
稱 賀而司徒許公讚云恐新進有立異者不果張
桂方貴倖廷論之謂孚敬以議禮蒙恩寵極矣而剛
狠自用竊威命市私無奉公意當退而萇則不飾簠

蓋以賄聞尤侈汰進其私人濁亂時政不殛責之無
以警官邪語皆峻切 上卽開納立罷孚敬而褫萼
職以粲等不蚤發也下之吏旣而詹事韜自以有所
薦同之萼辨焉 上意回留孚敬謫粲主郵驛而行
人岳倫及王準等相繼言者皆貶方粲夜草奏鬼爲
之泣謝曰旣以出身爲國不能顧矣逮譴所如平時
以經義教授已而遷令奉新有異政惠足及人俗善
詆譎獄爲亂乃咸取伏法人尤快之久之念其母乞
歸惟以養爲事罷不爲書謝所嘗游貴人而諸貴人
重之道出吳必過焉爲停累日所居以娛親周飾之

頗礱斲事寡姊撫遺甥施及宗黨尤稱有恩禮喪其親哀不勝疾遂革凡使者薦其賢二十餘牘竟不復用也燦外王父叅議胡琮以剛直名及副使姜龍有文學極推重燦皆不得其行事故無述焉後燦論孚敬者有給事崑山秦鰲言亦慨激

贊曰浚明學術至深其所解義儒者多不逮不獨一經能究明旨向皆爲疏前之滯疑釋之授受遠有緒於文辭尤恢肆勁嚴極其力要之不詭於正而屢抗疏公車則尤烈烈引義遂動鬼神歷詆用事者不少選蠕雖流竄戮辱氣未嘗折下也方舉朝難其異議

不敢爲諛赫赫若此可不謂骨梗臣消患未萌哉雖
汲黯寢逆者謀未或過矣

王庭

王庭者吳縣人少則言經義里中養其父博士君家
甚貧故賴諸弟子食旣當與計偕念其親老不至而
復博士君果亡何卒時咸謂能孝後第進士守許州
可二歲乞爲大樂正屬得以爲母養者不許尋爲郎
刑曹遷按察甌閩甌故在山海間多珍貨廉毅無所
侵盜恒作都尉逐之爲所戕調得其首惡令自取以
獻而赦其餘境遂以安其在僻幽素患苦縣道者聲

威皆被之爭出就吏已而進叅議豫章示之禮化尤
爲下所戴遽謝歸街居衢處四方走集大賈擁高貲
遨嬉馳逐而泊然閉門無所通徃弦誦時時不輒或
與弟子習禮容揖讓俎豆冀以感動之故閭里爲之
傾誘善家子脩行立名譽無令放縱蕩傲爲持議上
下之旦夕異雖滌惡民能改厲卽與爲善故能楷模
一鄉人有過惟恐聞有仲弓風使者按部必加禮數
造其廬有所請或政與俗易一言立爲之更子敬臣
恂孝謹尤以道高見推於世

贊曰直夫言不出口而化於鄉翕然歸之躬行君子

哉世以學道者多僞則放警任情無所檢反爲賢耶
近者一二少年喜爲名惟以造請貴勢橫里中雖名
文學而行乖義闕故制行嚴方潔已自措與談說之
士又可少哉

王守

王守者其先吳江人自其父爲後於王以明經爲郡
理鄞召拜給事性畏謹容貌敦重動止皆有幅尺委
蛇可觀當永嘉相時臺臣爭有所言故相與爲水火
甚而獨能得其意衆亦不以爲嫌也從容省闈時謂
中庸久之遷卿寺往來兩都間進都御史撫鄖又蒞

濟上及在臺事皆無可見而寬簡有令望其治務以清淨致之未嘗喜事有所變更好潔脩論議無所假故時者客游諸公所猶未若今盛具待之峻諸以好來者必察其人慎於接對不沾沾爲名藉人辭色使爲游揚故亦以毅直稱

贊曰風之險也非士能以計才辨智惑亂之也亦在位者不能自持故無所磨厲而使漸靡日以潰壞將誰咎哉今其流渙渙踵相接於道假以詩請寄者不可勝也昔聞守之言云但謹謝客孤立直行已意保無過咎何以多游從在所嘗蒲問遺遍存之使賓客

縱橫亂天下國家爲

袁袞

袞

袁袞及袞從兄弟也袞先以明經對策甲科爲郎以
寺燔焉謫斥之久乃用薦起按察廣西視文學諸弟
子所誦通多寡亡何乞歸好讀書多所論著其言時
可推行者曰世緯袞後袞仕爲令廬陵廬陵俗善術
多所詆欺而能恤其情不任刑特譬曉之使無復者
人爲之格心故廩在卑下所貯積但耗敗之時已被
召當試補爲宿留請更之及作繇賦法不使若前得
淆者皆爲邑永利有父老送之者曰使君何論遷秩

多寡卽爲邑可以不朽矣。裴爲動容謝已，乃遷爲禮曹郎。未久，遽乞歸。與裴先後卒。前有盧雍及弟襄，皆以明經高等，雍爲御史，遷按察膠序副使，襄爲郎更三曹司兵刑禮樂，皆預主守。嘗以幾事有所爭，下都船對詞，益直，乃卽出之。又命試郡國士，豫章貴要有所請，拒不應出。叅議陝以服歸，兄弟皆有文學，而蚤卒，不竟其業。

贊曰：二袁少以雋爽名，傾一時。與浚明履約俱起，諸生而卒，乃異。裴於書多所通，裴之理人有遺思，惠在數世。卽覲齒之叟能知之矣。若兩廬名行足相比，其

居官爲長皆有功名足自表見特以世之不延故業未融與時之持祿養交竊富貴者不侔矣

張寰

張寰者崑山人世爲吏父甫明經高第守祁遽自免歸寰亦以明經三爲州有治劇才所守輒以政最聞剽寇橫河朔名捕弗得爲募少年入其黨計取之使者前後累上其狀召爲郎拜納言以災異策免遂湛於游以箬艦自載極五湖之間恣所往未嘗問交亦不擇人凡以好至者卽相與流連故爲任達人多賢之在所逢迎嘗蒲寬然樂也初不以家人作業爲意

尤善誘接後來雖無可取必曲為稱譽疑若有不得已者然亦為不撓累於俗矣

贊曰納言偉矣魁岸爽爽和而不流周旋山澤將必使杖屨跡交焉蓋衽席江海而旦暮行路矣猶賢乎造請問遺通經俠為名者哉嘗見其詡詡謝益自恭謹則又與彼傲睨縱誕者遠乎哉

顧存仁

顧存仁者太倉州人令餘姚能舉其職召拜給事當

肅皇帝初疏上言事多愷切且直指 上身請典

學脩政者謂不當言逢赫怒徙邊者久之赦歸 穆

皇帝召起累遷至太僕自以嘗蒙譴無以藉又遇拔擢寵貴不有奇謀便計利國家終何以報 上哉乃思止足力請歸遂卒

贊曰太僕淳厚穆如其風卽之使人親愛無已時然不脂韋取容言議英慨誨人以德義遇有阨難賑施無所惜方抗言於 廷顧自致節竭誠豈虞其復用尊寵哉內自惟知無可效不能與少年逐逐風勵以恬讓雖優游無爲其所弘益多矣

陸師道

陸師道初以明經對策時相愛其書欲寘之第一不

果爲尚禮郎令入侍以筆札從內雅不欲因人進亡
何請告歸遂卧不起時高其志操有賢譽其處也尤
敦行義曲躬卑謝温然長者又不治生業介廉無所
苟故能跡晦而名在士大夫前至 穆皇帝時召拜
尚 璽時已被病強起及奉使還 朝儀不肅又應
對誤落賴 上寬仁憐其病與告歸卒同時有章煥
官宰士至御史中丞撫淮徐數上言事有所興功業
盖赫烈矣當權者疑其論建漸廣將不利已譖之謫
死

贊曰師道宴宴無大過人者其爲潔廉亦自其性非

欲爲名高自憊而稱之者多失其實本和令持慎初
恐濡跡倖門有所悔吝故引疾亦未敢顯有所出也
論著非所長而以得名崇飲不節顧以壯盛時不爲
利祿勸則安得若人哉晚之顛踣道路因病失其守
煥誠健吏好作事功論說無統愆而不厭宜其及也
夫

皇甫濂

皇甫濂字子約父錄守重慶子冲淳汭濂錄初爲郎
禮部明習國家故事若功令勲臣世家前代制度損
益守府之憲無所不載故一時典禮措施中外文詞

相應頗爲雍容及所折中恩澤請求亦良有意秩宗倚爲重其守夔方駟藍寇起蔓延蜀郡皆坐甲不敢出與招之獨躬率吏士具餼糧疾力窮討旣平使者方上其功屬已報罷其處也和良不爲忤而尤善著書若列藩所奉令甲及所傳聞與所見當世行事皆存之冲尤嗜學者猶不厭故其所誦獨多舉明經罷不對策爲詩輒立就多作元嘉以來語高自持不妄與人狎文亦幾類齊梁間兄弟自相師友與二黃爲中表又皆應明經其論議與相上下仲濬對策高第爲郎尤爲昆季所推貴溪相任宗伯時所上章奏皆

草之或有故使他郎代卽無以當其意改 太子司
直坐法謫又移按察浙卒其在粵詩曰東覽最盛濂
亦以對策主都水事監所用薪而司空隸者入之少
欲丐益不從讒焉適出使郢代歸未至而補外稍遷
郡都尉興化行守事興人故織畷而法令亦稍濶視
簿書期會恒多暇余時爲理與共相羊山澤間意頗
得俄以奉計上數要之不復肯來濂旣玩心神明習
吐納延化術異神仙可學而復游思典墳多所撰述
閒居散齋輒不通謁又晝喜睡謹謝客不令前余每
欲從之學不肯云非師所授外皆已闕色之故亦不

可傳也當謂能却老返少迺一用之房中又不得交
接益遽以之卒兄按察沔名方貴於時重慶公四子
皆才盛矣而冲於文豐縉近麗濠以五言名文甚少
濂視二仲益清綺皆有集傳

贊曰皇甫氏父子五公皆名能文動海內然前則李
何後乃王李與並時而作抑或少不逮之學士大夫
向背亦時有不同而皆能傾視聽爭耳目之則非其
才有足擅者烏能爾哉濠與周生書深相勵以學誦
貴淹業就必無虛者惜未踐其言今觀冲雅好書獨
意稍下之乃不邁然長於諸弟矣夫未暇潛思而務

於名至與實易此固今之疾在膏肓耶且以濂之秀
美濬之通解要之無爽厥聲使能夙夜不已沉浸之
古所載書則安知其所至哉

瞿景淳

瞿景淳者少則淹警所誦多試博士弟子卽能屈諸
博士弟子故亦以詩時時講說學者多往聽已使者
衡水楊先生差治習業者獨異之遂與計上主者藉
奏第一對策復高第授編脩至侍讀取急還謁相嚴
嚴曰南中夷且平何勞之不圖口語藉藉將乃不足
來者所何也遽應曰誠有之若所聞者夫將不夙夜

厲士以死而玩使蔓焉人日以瘁不能朝夕而安得
不望之切也嚴色矜乃佯謝云夷且未式侵敗王略
若之何旁爲齧舌貴臣有嬖其最後妻請恩澤當爲
誥辭持不下夜餽馬揮之不顧已自學士遷祭酒南
辟雍居久之卽進南少宰適大弊羣吏有所黜罷乃
佐以寬明要歸之長厚其都試且數所得士爲多若
淮南相李其所進也當 穆宗時尊寵用事與書勸
重惜人才於賢不肖進退無寧過於慎稽之勿輕用
嫌似微過浚於黨并棄之且縣官方急可無備緩急
者李公深納其言引疾歸以少宗伯召上疾復作力

請罷淳少時道巢湖夜中若有千炬遮前後淳叱之
遽隱又嘗湖中覩虞山影水中沉沉絜蔚異他時見
者故頗自負言貌不踰中人而氣蓋一時與人雖汎
愛而有過輒不相爲容伉矜時發之和惠中其所執
固不可奪也

贊曰始景淳自諸生時語余今士喜矜且人亦未易
量胡必能而自沾沾足也余謂淳固誠謹哉其不崇
已好侈大也及遇時浸浸貴又三見之虞之山論議
蓋寬然長者其度勝耶然以被病語及 上所欲用
之猶氣奮思竭焉者不敢恤躬之瘁末乃眷眷居室

謂無可復者非其意哉

章美中

章美中字道華舉進士評事大理訐仇不污遷按察
豫章時袁州相貴權赫赫獨無所折下守文專已謁
請不得通相親戚故人無敢縱橫邑中者浸不說之
移叅議蒼梧故多瘴毒欲重困之又適安州役與親
出行徼夷擁戈戟若林按轡徐驅之不爲動曉以禍
福遂帖然服在嶺橋積久罹毒淫幾殆又移按察松
番病未能往屬已免家居久之有薦上者且欲召
用亡何卒所爲七言有體裁時見感憤欲用所長旣

不能乃鬱鬱不忘猶自得一當俯仰慷慨故其辭激
越致壯使人摧傷哉蘇軾黃州詩集卷之四
贊曰美中矜厲似峭直不容然實和謹遇人無所失
余每與游哀其壯志且時稱古賢有所激憤而爲禮
恭送往迎來皆極有意此其中豈一日忘哉至矯爲
名行詐者深嫉之雖卒不用以死其才氣略可見矣

沈啓

沈啓吳江人狀貌不踰中人而有氣幹爲吏喜興作
功業不自便安而已爲司空屬典作能節財費及爲
法比亭輕重得刑之衷不肯徇權貴意有所出入大

司寇倚以聽爲守紹興尤以信義得民賦舊爲胥穴
焉故亂其藉無以稽爲斥山澤準量沃衍哀次高下
定其征無得滄又令役力視田繇惟畫一故更賦遂
爲經法至今賴之進楚憲無幾罷歸其強力心計足
以大毗治惜未竟予嘗見其治田賦書及吳江溝洫
志言水道甚詳吳以水爲國其利害皆繫焉卽連年
潦民皆鼃黽之與同階故爲吳應未有急焉者也若
其言支流皆言所從出亦有所滙爲澤徃徃爲勢家
期沮洳壅爲田奪水道使蓄洩靡有所故湮浸爲患
由各自爲不虞天災自非嚴明之長深督厲之無以

爲吳也

贊曰吏理多虛僞以苟一切固習性然乎其懇款爲事必致於理可經遠爲後來者利非彊幹實心在事者不能若啓所爲必克終非文法吏倖一時者比而彼務便安妄附和取名者反破壞之見謂俗吏事田穀瑣碎嗚呼使從容文雅善結納賓客遍海內其爲交亂可勝言哉